

祥符縣志

祥符縣志卷之十八

藝文志

序

唐

送福秀才之

韓愈

伯幾之厩多良

之多美卓犖環淮之

工宜乎遊

之相西公既平

汴州天子命

馬不之

士生實之生之

其文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序

一

引

情盡宮相宣金石寂寥

短章

太是者閱之而窮焉

常觀於都每千餘人或之或得

其文若生者而將明

司重之以吳縣二其有成詩以

贈之

送汴州監軍文序韓愈

天下之鎮陳為大屯連州左淮

右河流所故自天寶以

來當 垣屏 之任有 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  
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必材雄德茂榮  
元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  
公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  
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天子  
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將如京  
師相國隴西公飲餞於青門之外謂功德皆可  
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愈爲之序

蓬池 飲

蕭穎士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序

二

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勾萌發達陽景敷  
握芳蘭臨晴川乘和蠲潔用徼介祉厥義存矣晉  
氏中朝始參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  
流遂遠鬱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 也  
蘭亭激湍專城之踐也而方伯之權未始前 以  
侯乎今辰粵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  
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 郡 二  
三賓客暢飲於蓬池備 除之禮也梁有蓬池尚

迄 穎右 郭邑 淪漣盪 澄天舟

是臨泛波景從其左則遙原縈屬崇傑竦嘉卉  
異芳襍樹連青卽爲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  
鏹以給費縣吏領徒而修頓先夕以定議詰朝而  
集事是日方牧乃擁車徒曳旌旃卯出乎北牖辰  
濟乎南川匪疾匪閑翼翼闐闐以稅駕於東焉然  
後降春流颺綵舟羽觴芳羞緩舞清謳援青蘋駭  
紫鱗廻環中汀緬望南津飫於已於未歌樂只  
賦旣醉坐闌而靡怠日久而未陶陶乎有以表  
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下客不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序

三

於前載曰夫德洽禮成則詠歌之畝魏也  
皆賦詩志焉

宋

東京夢華錄序

孟元老

僕從先人宦遊而北崇寧癸未到京師卜居於州  
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習鼓舞  
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  
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

朱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於御路金翠  
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絃於  
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  
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  
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  
則長人精神瞻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頻觀  
公主下降皇子納妃修造則創建明堂冶鑄則立  
成鼎鬲觀妓籍則府曹衙罷內省宴回有變化則  
舉子唱名武人換授僕數十年 嘗疊遊莫知厭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序

四

足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  
左情緒牢落漸人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  
和美但成悵恨近與親戚會而談及曩昔後生往  
徃妄謂不然僕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於事實誠  
爲可惜謹省記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覩當時之  
盛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追念  
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華錄然  
以京師之浩穰及有未嘗經從處得之於人不無  
遺闕倘遇鄉黨宿德補綴周備不勝幸甚此錄

言鄙俚不以文飾者蓋欲上下通曉耳觀者幸詳焉

明

吹臺春遊序

劉醇

汴昔輦轂之地名園勝境甲於四方每遇良辰佳節往往爲士大夫遊觀之所自中原用武兵燹之餘所存無幾又河水湮沒若金明池蔡太師湖之類亦泯然無跡可覩惟城東南僅三里有荒臺故基巍然獨存挺出風煙之外高廣數丈可登可眺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序

五

卽古之吹臺也臺西有寺民廬相接竹木蕭然風景可愛又東行六七里臨水有村漁舟牧笛野意超絕比之臺西景物頓殊時方上巳春光駘蕩草木爭榮鳥哢魚游欣然自得友人王庭璉邀余暨子山艾公體方黃公輩同往造焉具酒餽設几席列坐於芳樹之間深杯迭進清歌間作衆賓歡飲余亦酣暢恍然如在桃源深處不覺世慮之俱忘也蓋景與時會事與謀諧主旣風流賓亦醞籍昔人所謂四美具二難并者實兼而有之矣兄又歲

屢豐稔人多閑暇不負疇昔所約得與同遊以踵前賢故事何其幸邪既而日暮將歸據吟鞍歆醉帽或語或笑前後相續故老指而嘆曰昔時太平氣象復見於今日矣於是庭璲乃繪以爲圖列次衆賔姓名俾余敘其事用傳於將來余謂光陰迅速如駒過隙人生幾何乃終日汨沒於塵埃之中而不知止所謂及時行樂秉燭夜遊者必待何時而可乎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斯言也觀者或有取焉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序

六

周易集解序

朱睦㮮

予觀唐藝文志稱李鼎祚集註周易十七卷據鼎祚自序云十卷而首尾俱全初無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據而云十七卷也崇文總目及邯鄲圖書志亦稱七篇逸蓋承唐史之誤耳鼎祚解經多避唐諱又取序卦冠於各卦之首所引有子夏孟喜焦貢京房馬融荀爽鄭元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續于寶王肅王弼姚信王虞張璠向秀王凱冲侯果蜀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麟士盧士崔

凡三十二家又引九家易

諸說義有未詳鼎祚乃加增削予嘗綜其義例  
蓋宗鄭學也目商瞿之後註易者百家而鄭氏  
元王氏顯鄭之學主象數王之學主名理  
漢晉以來二氏學竝立至劉宋初顏延之爲祭酒  
鄭置王峙陸澄王濟輩皆以爲不可自是河汾  
多主鄭江左及齊多主於王唐興孔穎  
至又詔譔定五經正義於易獨取王傳而鄭學遂  
專門之業亦復不傳可勝嘆哉夫易有聖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序

七

人之道四焉世之言理義之學者以其辭耳象  
與占其可闕乎昔吳季札之魯觀樂見易象喜四  
周禮盡在魯矣是故象者易之原也象成而後有  
辭辭著而後有變變見而後有占若乃顓尚文辭  
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岐而爲二可乎康成去  
古未遠其所纂述必有所本鼎祚恐其墜以廣  
其說均之爲有裨於易者也是編刻自宋季人間  
有存者歲予得之李中麓氏復用校梓以傳  
之道不致偏滯而自漢迄唐三之

言亦不至埃滅弗聞也鼎祚資州人仕唐爲  
學士以經學稱於時嘗進平吳論預察吳人叛亡  
日時無毫髮爽象數精深蓋如此及閱唐列傳與  
蜀志俱不見其人豈遺之邪抑別有所載邪因祔  
論著於此以俟博雅者考焉

中州人物志序

翁大立

宗正西亭先生受聘纂中州通志歷朝人物既撰  
次以傳復取國朝一百四十人倣世史述其平生  
各爲論斷凡十六卷藏於家仲氏西園君寓書徵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序

八

序予讀之卽予督學中州時與公商訂鄉賢也鄉  
賢祀諸學宮國家故典予恐其濫乃妄置評焉曰  
有一鄉士有一國士有天下士一鄉士祀於邑一  
國士祀於郡天下士祀於省不宜祀者黜公曰不  
可祀於郡者下之邑已不堪矣况黜耶予曰公之  
言厚矣遂不果行今觀公所采錄皆河嶽孕靈而  
壹稟於中和之氣非偏方比然世隆則隆故盛於  
周再盛於漢又盛於宋特盛於今今談理學者盈  
天下孰與薛文清曹月川閻子與談邊務者盈

奚三長足云也且志人物不獨表賢爰以考世匪  
惟傳信抑用樹風世昭明則才賢輩出德表信斯  
風教攸彰是傳志者主在勸懲低昂者衡以萬世  
是焉得而弗重矣乎夫聖作物覩龍興雲從上有  
肇運之君下必生翊命之臣朝著純德之士鄉必  
盛不二之老揚鴻烈章緝熙若唐虞之朝九官十  
二牧濟 布列矣然史氏又稱八元八凱世濟厥  
美云三代盛時俊又在官雖曰野無遺賢然故家  
遺俗俊民逸老亦往往表見於簡冊夫十室之邑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序

十

必有忠信况兩河當天地之中陰陽凝會川嶽靈  
竒自上世以來河出圖洛出書賢聖繼作參天翊  
運邈乎不可尙已後世若希文君實之相爲百代  
殊絕人物伯淳正叔之學接孔孟子五百年道統  
其他名儒碩輔未易枚舉迨我皇明重熙累治道  
化沐浴哲士聞人應運迭起而中州哲產及流寓  
尤彬彬籍籍甲於天下故或潛心理學涵泳聖涯  
或奮迹經綸攄猷王國或危行足以正風或修文  
足以擅世或鳴鑣提旌策勲銅柱之標或捐生執

社稷人民 攸賴焉匪古何程匪載何徵前事弗  
忘後世之資也曷可廢也祥符屬在省會爲中州  
隩區舊未有志自萬歷甲申前令武定李伯仁氏  
始肇修之迄今逾三十年人代興廢法令更革不  
無與曩 弗合者余初受事卽欲修之屬以歲之  
不易賦役未均百務旁午日不暇給也居三年議  
法省賦調停樽節邑事稍稍就理百姓與令熙熙  
相安也政有餘暇得緣文學則屬給諫張貽甫氏  
宗正伯榮氏職方王損仲氏孝廉張林宗氏開局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序

十二

纂輯諸生李之本王化行采輯故實克成厥功閱  
五月而志成則天象察地形鑿往牒考時制建置  
沿革山川險夷風物土產官師人物戶籍田賦貞  
士賢媛以及坊表陵墓凡隸在祥符者莫不咸載  
余再爲刪潤釐爲四卷爲目四十有五細大畢舉  
文獻可徵視昔所纂益備所未備允稱一邑之信  
史矣稽古者核其事平民者程其法尙友者論其  
世揆藻者掇其辭卷帙盈幅觸目可指吏治民崑  
世教士風罔不在茲挈古以證今按籍而思効法

成畢陳取則匪遠今與士民當視爲前 爲  
記事之資已也嗟乎天下之 由來有 未嘗  
不厚而後稍漸靡也始 不足而 乃  
則人情之變使之也祥符而稱富 矣  
役益  
則非 之祥符也戶 益增而生司益 也  
而民用益侈欲風俗之不漓而吏治之  
胡可得也昔李伯 氏已切 之憂今  
年 民懣視昔不啻十伯之恐盧公見之  
矣 民俗 今時之困敝而復昔之富庶余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序

十四

餘力諸卿大夫居宗國而

謨守出 有

也 作志 也

清

縣志序

張俊哲

中

公撫陳之明年卽檄諸郡邑

在長安道上也迨庚子冬 以

判 如 埋漕歸卽庖邑篆每 邑志

吏人不以實對余爲之愀然乃事將竣有孝  
予壯行茂才馬子士隲袖志稿揖余而言曰祥邑  
故無志始創於李公天麟繼修于王公鶴齡我  
朝鼎定始奉撫軍賈公命纂補之值前令未竟厥事  
今公以治漕之心治邑其亦以治邑之心治志乎  
且志之不可不梓也在公者一在私者一敢悉陳  
焉邑自有九月十七日事西風一浪收文獻於鯨  
波中及今不志卽欲效危學士袖果啖老兵得語  
卽書恐老兵且旦夕盡矣其不可不梓也公也若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序

十五

夫與張生浩等六七人謬膺是役晨呵凍夜焚膏  
者三閱月雖不能事核詞雅可以懸諸國門然一  
束塵封竟付之蠹腹中當亦撫心而長嘆也其不  
可不梓也私也余聞之忻然曰志固所當梓祥邑  
志又安可以不梓乎夫紀載無遺是非不爽士大  
夫之責也輸資倡衆食工梓木余有司之事也余  
卽五日京兆安敢辭又安肯辭哉會庖事畢復歸  
清署中二子輒晨昏過余商補缺序次事余卽不  
文然憶居鄉時嘗附士大夫末以從事矣茲

所願聞也稿既正授之梓人梓人知余先捐俸次持鉢以食之也不越月而告成梓人亦有以諒余心矣是役也無論二子以公請以私請卽余今日判郡事義似越俎有以余爲公者余任之卽有以余爲私者余亦任之也匪敢曰以治漕之心治邑卽以治邑之心治志然於志可以無負於大中丞公之志亦可以無負矣

監軍司馬賔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賔  
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  
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日中注厥  
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  
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  
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  
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疇劫衆阻兵懍懍  
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  
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記

十九

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  
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  
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  
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  
河之沄沄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  
山石刻之日月尙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宋

汴水新渠記

陳師道

汴注于蕭其闕如缺水經謂河至滎陽葭蕩渠出

漢末河入於汴灌注兗豫永平中導汴自滎陽別而東北至千乘入於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入汴大業初合河索爲通濟渠別而東南入於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爲臭河於畿爲白溝於宋爲長沙於單爲石梁於徐爲汴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三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

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逢民以爲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爲大渠合於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旣月而成邑人相與語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不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不侮以登於治然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獨有見於此者

也夫善爲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欲書也遂爲之書

元

汴梁泮宮修復石經記

李師聖

宇宙之爲宇宙造化之爲造化皆一實理主之理之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布則六經而已矣凡天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方策貝焉迨吾夫子出從而刪之正之贊之修之集羣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二十一

聖之大成而萬世之標準於此乎定其見而知之者若顏若曾若思若孟述夫子之微旨而六經之蘊奧於此乎明所謂賢於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世立教有功於斯文而爲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尙矣或以五數之蓋合禮與樂而擲其一也或以九數之蓋兼周禮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混於禮記諸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於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於聖賢之域亦獨何哉惟

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靡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剝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僚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郵將七十餘年於此矣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爲己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復還舊觀柰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門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適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於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爲異議乎噫

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絕而復續也何則六經成於夫子之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其同然之與自然殆所謂至妙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智高出前古雅知崇尚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也嘗語以後生之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又嘗謂侍臣曰孔子之道三綱也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眞與二帝三王異世而同心於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惜乎不刊之典爲業雕蟲者磔裂而腐爛之也相臣大儒許衡亦

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其推尊如此亦猶子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而不之取也石經既完復學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關甚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揮諸經之大義亦不爲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惟六經與四書之爲教不過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行於天地之間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內暗者居外芳者居有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乎殺天理人欲陰湯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

道而福其身有生之族何莫由斯道日用而觀之如理髮頰面彈冠振衣掃室濯器皿凡以致新致潔附於陽明之以以福耳物之有滓顧所必去而况神明府得私欲之僞而爲蠱於中邪苟爲去之去之卒盡去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有諸已矣是理也中庸一序備言之斯文正傳之統顧不在茲乎此不肖之所與聞者蓋如此覃思累日於是乎書

明

鍾公祠記

姚思仁

粵稽秦淡以來大中丞世稱雄峻我明興分畫方  
岳廣吏治愍吏不事事特簡重臣授節鉞寵靈以  
專寄蓋國家編紀廢墜風化隆替泊有司治敝闔  
鄙利病以迨兵馬錢穀之計種種操攝焉余之按  
豫也實武林文陸鐘公爲重鎮云夫豫天地中區  
也北距漳懷南接汝宛黍邱帶乎東崱函鎖其西  
綿亘萬餘里不嵬然雄藩大都哉俗尙雖淳雅重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二十五

禮義

薄寡蓋藏人喜奮勵漸以繁麗爭

雄長山

多任俠椎埋爲人借軀亡命自昔已

號難給

天子睠然南顧亟得剋倫魁能如吉甫

申伯者

豫州銓垣以公名請上報命先是中

州屬歲之厲或曠或 或燹或蝗或疫癘農千里

半菽攘綠林者鼓行而剽宛葉間半躡爲墟勢

益岌岌也公以光祿勳兼惠文拜明詔持帑金數

萬贍之躬諸鄉落覈貧婁計口而餼諭富人以

母韞年仍規盡諸筴弭其萑苻弄兵虔劉吾民者

於其溝壑者登流遷復罷瘵者保而還之司命兩  
河熙熙災不爲害公之力也上特賜褒美以故節  
鎮之命下矣烝黎聞公來太喜加額公亦訢然曰  
茲固所卯翼者也忍秦越乎肥瘠而之衽席也且  
翳桑饑人爲趙宣子倒戈禦徒以報簞食中出君  
以壺餐得士卒挈戈從死矧沐天子殊寵敢悛微  
軀乎哉遂冒霜露按部諸郡縣延見父老問疾苦  
廣衍高皇帝大訓彰善用長痺否用短與纓媿譚  
道藝  輿忘勅彈糾一時貪墨解綬去廉循吏樂

爲用其他崇功表節肅禮制課農桑精戎律規儉  
約廛寬卹固鑿鑿政書可攷也公忠貞神敏包至  
大人至細劓繁而不自多舉重而不自勞故四履  
甫畢而勞憊不起余與公同里且同事方相成而  
不軋也覩公竭忠死事深爲朝廷痛寧止痛吾私  
也疏奏於上天子錄其勞覃加卹典亦式閭封墓  
之遺意焉官寮士民嗟咨嘆惋猶爲報公者未罄  
也因未  大梁永無廢伏臘夫禮莫重於祠祀今  
通天下者惟社稷山川與孔仲尼以挈德校功世

登耗之繇而慨焉謹身率先日孳孳務寬厚廉平  
與民休息尤毅然以掾偏庇民爲已任一切條百  
曉然如星日麗天蓋專一子惠而非汲汲務名者  
也甫期月而政成間進父老於庭問前令所有  
蹟赫奕可法程者邑故無專乘而蚩蚩二三父老  
無所省記公作而嘆曰前事不愆後事之鑑後之  
視今猶今之視昔非予之責而誰耶於是過余  
記題名余謝不敏而感公之加惠敝邑意蒸蒸  
無窮敢不敬諾余惟太史公表漢將相名氏藏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二十九

以詔來者後世師其意爲題名要以彰媿惡示  
勸云爾宋司馬文公正紀諫院題名曰後之人  
指其名而議之曰某忠詐曲直嗟乎獨司諫  
祥邑肇建迄於今二百餘年闕而不錄豈賢者  
不暇及而否者幸其亡所指與余聞見寡陋爰  
載籍詢故老厘厘得三十六人名氏而歲月宦蹟  
皆湮遠莫得而詳焉嘉隆來耳目所睹記惟重慶  
蹇公理菴之嚴明涪州劉公懷竹之仁恕二  
已愛民而民到於今思之其繼今以往

而鑿斯石者寧無覩河洛而思禹之心哉 此一  
邑也困敝於二百年之久而蘇息於一歲之間且  
將舉世世而登之衽席之上非公惠之而何余故  
曰公之加惠敝邑意蒸蒸日上無窮也公諱天麟字  
仲仁庚辰進士牧馬千戶所籍山東武定州人  
貢院記  
曹 金

高皇帝疆理天下著科賔賢令郡國都會闢大

文士之館曰貢院務在登雋喆敷治理至重也

南省貢院洪武初卽元故平章竺氏宅隘甚宣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記

三十

間徙城之西南隅其地卑卑天順壬午水溢城  
爲沮洳會徵士期偈所司卜亢爽徙今址制出草  
創弘治戊午臺使李公澣決策增修庶幾苟美  
迄今八十二年所歲事粉飾徒夸外耳內實寢  
其土舍板屋一當傳燭赫焰熏天癸未京闈之災  
可駭也嘉靖甲子監臨顏公鯨惻然念之令有  
漸易以甄期數年襄事有司動稱時詘因循十  
六年易纔十之二上四年丙子今藩司伯鄭公以  
臬長至適監試事每嘆曰于金之子坐不垂堂柰

何輕數千人以嘗試於不測哉今年己卯公已遷左使實在事迺謀諸右使張公曰院以貢名要在籲俊策勲王家視官舍直蘧廬耳今有於官舍一弗當輒舉中人之產不少恡第令吾審時務節約提調之謂何會侍御蘇公慎重文事按節他未遑卽詣院周覽指畫具有成議以聞於中丞周公訢然亟允所請於是程功度能卜日興事鳩良材堅甃以振起其頽壞而金碧丹堊之一洗堂廡臺榭門庀垣墉之舊悉與更始其甄舍二千八百有四

加板屋十之二故事三司以事來會御史坐門屏簷溜下不能容今增深廣七筵拓以重軒儼然一堂焉往檢視士諸司府率當衢結廬以居創置二廳箸於院門兩旁左曰司廳右曰府廳皆門二重庭三楹東西廂六楹至是內外巍乎煥然一大觀矣經始於春正月七閱月而卒工財用出公帑二千金民無所預郡太守薛君嘉成事來屬余紀諸石曰斯於闕宮厥事述頌舊矣乃此貢院因仍將甲子而大備於今日當事者甚盛意也義宜

述以詔來者余謝無能爲役而又撫今懷昔不能已於言夫人精神智慮於安紓而縮於矜持何者勢固然也始余爲諸生兩試於此同事每相戒勿燭卽不第末耳夫以士之人兢兢然圖苟且畢事如朝簡士何今而後世之操鉛槧業其中者相與鬯意研精追於懍懍何其幸哉抑余有所感而願竊所焉易神農作市致天下之貨交易各得史玉傳集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寶此文院大會之髦士人抒所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三十一

蘊 璀璨 又固 使士而 是  
登天府爲文寶 負 得其所以稱於天下  
後世 院 穆也得士爲寶則其功孰  
焉其 連城而 石以惑當事緹巾重襲端  
發 爲 之如文院虛車何頃者余聞  
家 云歲星當梁宋之分而考之權氏賁廳  
人 士連茹播職今院之成適逢其會不  
發 於天 是役 公 鑑平 人  
民 人 公名雲鑿閩縣人張公名天

州人薛 綸天成人俱進士董役二郡丞  
封薛君 衛輝李君恩寵俱洋縣人舉人倡議  
議於法得書而鄭公之泣河藩也三易官箴端  
軌物明照秋毫創利剔蠹百廢具興北其 云  
宗公祠記

萬歷庚辰豫章衷子再視河南學政乃登有宋氏  
故墟北眺李固渡環視宗忠簡二十四躅及運珠  
故處鞠爲草莽不可復識於是俛而思仰而嘆  
涕 潛下蓋傷其有臣而弗克究 施云及詢忠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記

三十三

祠祠在武成祠右創自前巡撫陽華章公而祠  
事不舉衷子乃按宋史陳宗忠簡往蹟白撫臺周  
暨褚公巡臺許公檄郡邑守令歲祀如典或  
衷子曰祠何祀衷子曰祀忠亦祀功也曰忠簡忠  
若夫中原板蕩二帝蒙塵宋之削也曰甚忠簡  
忠謀讜議卒莫能用蓋弗克究厥施也功則云何  
衷子曰唯唯否否夫人臣之義惟利社稷永國祚  
爲上保土次之舍是何功焉當女眞之人也康主  
嘗再使其軍忠簡迎而謂曰肅王一去竟不返

差兮堂下陳清醕兮肴芳絙琴瑟兮代舞君歸  
來兮佩陸離撫長劔兮把瓊枝右我俎兮皇皇恍  
若見兮委蛇聊弭節兮 蹇君欣欣兮孔娛暮  
兮霽霽回風兮泠泠天門闢兮君旋駕赤虬兮雙  
旌山有崖兮河有洲心思君兮君不留祀不忒兮  
我享惠我民兮故邱

西關記

張同德

大梁爲中原上腴北咽神京南控八省商車市舶  
鱗次而西至於大梁門外聯輻接輳旅邸櫛北關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記

三十五

外舊建重城置四門居然一都會也郡城故窾下  
瀦水爲澤國一遇雨潦積水無所滲洩行者曳足  
泥淖中萬歷癸卯連雨數月稼穡亡所收米價騰  
貴郡邑學舍衙宇皆壞五關城垣瓦石剝落自城  
濠直抵土堤水深丈許車馬不得通行者以舟郡  
西迎恩門毀其郭明年大饑加以疾疫流 載道  
岌岌乎無民會藩臬郡邑之長皆入覲督學使者  
新都左海吳公守臬司篆深念國家設守土之臣  
職在修葺城池保息士民今殫葶蠹移里舍相望

之 洪流城隍壞而不治荒 而不  
伊 之 濟犬事者藉人力動大衆者 天  
時時疹未息民力何有乃飭境內已責緩征平  
施賑畫地設粥場以舖織人鄉正監之公 周視  
其地全活者幾千萬人命官 局廣施 病言  
賴有瘳旣民有起色免於溝壑而麥秋未 公  
枵腹之民 以繼也乃下令曰時之不  
民民之旣戾患在無政我有征 非  
待舖者以佚道使之上賦其庸下食其 不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記

三十六

乎四境內外莫不驩然匍匐而往受事公乃鳩工  
聚材百廢具舉始飭郡邑學宮廟廡堂舍達於橋  
門撤腐易新丹堊黼藻壁水旣以改觀修橋梁塞  
潦水五關之外巨 填爲馳道行者舍舟筏而車  
馬無徒涉之憂乘城治門葺五門之殘缺者西關  
迎恩門樓櫓俱壞則舉而 新之築 起頽斃  
兀堅麗譙干雲雉趾 屹言言足以肅觀望  
而樹保障考卜於某 月而竣事間其  
經費則奉入之羨也學 緩之積也考其

程事則身爲植日爲省也工中程材中度餽稱事  
吏胥不得牟邑里無所擾政之善經哉夫補助興  
發除道繕城先王之明訓具在菜色盈野移粟何  
爲杠梁失政乘輿奚補非所以廣德施而示蕩平  
之路也從政者避事而畏譏兢兢自守世務民曷  
藐不相屬夫且爲濊廬夫且爲秦越何軫念之與  
有乃若飾文具而圖一切責成者緩受事者窳上  
議賑施而澤不下究上議經營下不過堇 墜  
以報成事欲攷實功而布實惠難矣吳公處官如

家視民如子其所勤事憂民者不難以身先之故  
義激子來功成不日起螻螻者莫不含哺屬厭惠  
不費而勞不怨卒以集事而得人和中土子遺之  
餘息公實有大造焉公爲當代山斗秉憲衡文一  
以真心實學倡多士士皆斌斌鄉化乃其蒿目利  
弊存恤民隱計畫周詳而勤施不倦也又彰彰如  
是譽髦有造則敬敷之規也勞來拊循則芾棠之  
遺也佚道使民悅以忘勞則芄黍之思也秉心塞  
靡事不舉公之隆施不亦溥乎郡邑鄉約耆

方孝等聚族而謀碑欲以紀事頌德則抵張子同德問記焉張子曰唯唯公之永賴在荒度公之仁恩在生齒周道坦坦履且視焉奚取邱里之言出而賦正入保王躬山甫城齊之役烝民具矣公行當陟台衡而綜庶績柔惠萬邦何止吾土得受明賜諸鄉耆復進曰匪往曷程匪載曷徵願假言於子大夫而托不朽也張子敢不敬諾遂籍之而勒諸都亭之石

岳忠武王廟記

張同德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三十八

城南朱僊鎮舊有宋岳忠武王廟創建於成化戊戌恢拓於正德己巳迨隆慶庚午迄萬歷丙子亦重新之今又三十餘年歲久敝矣廟巋然在而弗堅也弗飭也邑侯王公謁王廟仰而嘆曰斯非王駐師地耶挽牛車載糧糗焚香以迎義軍者今非其遺黎耶王之功惟朱僊鎮爲大其神固世世在也廟胡可弗修也乃捐羨醵庀物材程工鳩役補其缺漏而煥以丹堊經始於某月越某月而竣事乃移書同德命碑焉自古佐命宣力定傾戡亂之

臣固未嘗稱乏未必人人廟也卽廟矣亦未必人  
人思也而獸廟王過王廟者無弗謁王又皆肅然  
敬愴然悲也何以得此也人臣遭時 主身名俱  
泰得以究其所施而不負其志功加天下世與之  
忘焉無論其遠卽三代以下如蕭 賈鄧房杜李  
韓范諸臣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而詢之里人牧  
有識其姓字者乎國有虎臣社稷之衛也止蔽  
於昏主中制於權奸矯詔班師且隕其軀功隳身  
戮爲千古遺憾此志士之所 而士人之所思也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三十九

奚弗廟也禍莫惜於君 策莫失於和戎忘  
戰存亡判於呼吸而 之旦夕者也王志存  
恢復力排和議身經百戰所向成功至鄆城潁昌  
之捷敵將授首進 朱僊以少 衆彼國號令幾  
不行於河北 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兵將計  
日來會敵之部將亦且懼息而率衆內附矣此時  
王進則敵退王退則敵進固事之間不容髮而闔  
外專制之義王豈不能辯此使不受詔而終濟師  
復中原迎二帝掃陵寢歸朝待命宜無不可奚

班師也蓋勢之不得不歸也王不足以制檜而爲檜制不受詔而冒不順之名檜必使代之將而奪之兵王何以自處亦何辭於天下又非獸義不順也卽不班師亦未必其成功何也王固萬人敵兩河雖響應而當時張韓王劉諸將各分要地犄角相援足以分金人之力而懾其氣今諸將皆奉詔退矣女直重兵尙厚集於燕雲之北而未撤也王以孤軍抗強敵深入而無援敵將悉其全師萃於我勝負之機未可保也奈何咎王之班師也賢人

君子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顛覆智炳幾先哲遵時晦宋高之怯懦不足恃也王知之也檜之通敵悞國欲和而不欲戰也王知之也敵幾遁而詔之班師是必不欲王之成功也王知之也假令金牌班師之後力解筦樞口不言兵如世忠西湖之上使檜不吾忌敵不吾疑王雖不任事而十城金湯固隱然在也宗社有靈天心默牖倘敵人敗盟而高宗悔禍檜惡方茂而天奪之年奮澠池之翼收桑榆之功莫或然之數而隱忍以圖後效

未晚也迨廬濠淮西之役諸將皆觀望不敢  
王提兵入援金人望風遁去更以世忠搖扇之  
語泄而中怒於檜是金人之所不得逞志於我  
獸以王在王在而和議必不成檜何能一息不欲  
甘心於王也檜之謀與敵通俊之計與檜命羣小  
附會鍛鍊王始不得免矣子玉死而晉再勝伍員  
浮而越兵入道濟誅而拓跋肆人亡國瘁殷鑒豈  
遠今敵患方棘無故而戮一大將使金人酌酒相  
賀是以勝算予敵而自承其敝也夫死何足爲王

恫王死而敗其垂成之功宋事去矣實此之爲恨  
耳王何以死哉嗟嗟渭南之屯仲達困矣將星之  
隕誰則爲之朱僊之戰兀术敗矣金牌之召誰則  
促之天不祚漢而諸葛死天不祚宋而忠武死其  
有廢也誰能興之人謀雖臧無如命何顧求勝於  
天卽豪傑之士無以挽國運之阨迨天道還公論  
昭善善惡惡又不可以成敗論也人代興亡雲駛  
鳥逝丹心正氣雖死猶生王之死也歷世五百餘  
年無論權奸朽骨蕩爲飛塵卽宋之宮闕寢園亦

易陵谷而秀禾黍獸王英靈炳爍千秋如在使人  
慕義弔忠髮指而涕從也王其不沒乎昏庸如宋  
高夫何足責而繪之夫婦也俊也高也楫也直犬  
視之矣卒被惡名有以也夫王公諱復興山東  
鄆城縣人舉萬歷辛丑進士治邑善政不易更僕  
乃其大要惟是宣明教化賞善革姦之爲兢兢簿  
書之暇百廢俱舉岳廟之修也亦彰往詔來之一  
端云同德旣爲之記乃系歌以侑王其辭曰桂殿  
兮芝房森画戟兮長廊闢天門兮顯赫駕飛龍兮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記

四十一

翱翔躡雲漢兮執招搖歷鄂渚兮撼胥濤覽相州  
兮北涘尋故壘兮南郊羗若來兮河浦泝流漸兮  
延佇神縹緲兮何歸望不見兮怨苦霓旌兮雲旗  
挾威鳳兮駮文螭瑤席兮高張神之來兮風颼颼  
陳桂醕兮殺蒸神何爲兮怨恫燕雲渺渺兮望龍  
輿麥秀漸漸兮愴故宮剗檜腹兮嚮長舌俊爲戮  
殪楫高神赫赫兮怒夷二帝憤兮可雪巫紛進  
兮拜舞絙琴兮交鼓靈皇皇兮居歆陰霏霏兮堂  
尸禮告成兮旨酒欣霓來御兮氣繽紛雷勁前兮

雲爲殿廉先驅兮宜灑塵挾日月兮齊光調四氣  
兮若雨暘貽我民兮稷黍降豐年兮穰穰

役支記

王惟儉

夫古今之河患孔棘矣然未有窮四海之物力爭  
勝於馮夷如吾世之煩費者也亦未有總一省之  
征繕責辦於百里如吾邑之困累者也無論往歲  
比者朱旺口之役公家之所徵求私室之所餉輸  
幾當縣官歲入之半而悠悠之論尙有異同乎何  
容易也昔宣防之築也下淇園之竹以爲撻故孝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四十二

武歌之謂擐長菱兮沉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彼  
其薪菱卽今所賦之稍草也當是時河決瓠子瓠  
子今開州地也去淇二百里遙矣天子親沉嘉玉  
良馬公卿從官躬負土薪可謂焦勞矣而材僅取  
故有尙不能督之於一郡一邑也無乃以事之難  
卒致而役之難獨累乎柰之何今以八郡六十餘  
萬之稍草而獨辦之都會之一邑耶邑故額六萬  
今十倍之矣甚矣哉變法之誤也始嘗試於萬一  
之有利旋隱忍於利害之不償而終以大害貽之

後人也蓋始之射利者賈徵逐之資操畚者賴緩急之便若微見其利未幾歲匪恒稔弊漸旁滋卽變法之人未轉轂而已立睹其害矣而業自誤之不欲更也卒之官賦有頗物直益湧支納從奸監守重累中人之資役不畢歲而家徒四壁立焉數十年來苦累蕭索不知幾千百人故每一役之更民之避之也若淵塹虎狼之不可嚮邇而官府之請謁里胥之追呼亦不勝其擾焉會我邦君有慨往謬因力陳其不支之狀而當事者亦重念之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四十四

累議累駁累減文移之往來上下之叅訂凡七有閱月而始竟其說以通融之於瀆河之州縣因地之腴瘠酌數之多寡西達陝虢東盡梁宋賦凡四十餘邑而茲邑稍草之存者止三萬矣以故額論則以十年敵一年之役以今額論則以二十年敵一年之役自是而茲邑之民其有瘳乎或曰邑都之區也力饒而易舉地邇而取捷故也夫正惟其都會也輪蹄之輻湊百凡仰給焉悉索敝賦不充是懼而可復以諸郡之累累之乎且河自分陝拆

還魏而秦用金間罷將而魏輕身沒而  
王畏之怒之再以毀廢而不懟故曰信陵忠  
以俠掩也然則何以竊符符不竊則魏師不  
師不出則趙必亡趙亡則魏從其後身數請王  
客辯士說王萬端而不聽也將坐視魏亡乎全其  
身以善其君古之人行之然則趙全之後何以不  
卽歸魏魏王之忌信陵自其能探趙王陰事始矣  
早歸而逢其怒必以矯令誅卽無誅而秦間  
信陵必不將誰可以當秦者秦不伐魏魏王必無

迎信陵伐魏不急魏王亦必無迎信陵秦益急  
魏益急信陵急而後任專任專而後得畢其長是  
忠之術也若是非要君乎然秦兵却而未聞魏賞  
有加也何要之有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  
而獨與客留趙自言罪過以負於魏至令趙之君  
臣口不忍言五城彼固知信陵正不負魏也非聲  
音笑貌可假藉也是忠之符也然則何以飲  
近 人而死 上 之 侯將皆 何有  
上而終身北

汴省不可問矣紀節於王公子 之一人  
弗忍問矣記汴於寇圍決汴之一難明季  
足問矣人亦曷樂以其事傳後之人亦曷樂  
事忼慨多道哉獨是勢去矣績灰天壤身裂矣  
燐宿艸此浩渺生氣固森鬱於日星河嶽間而  
不安虞游魂於木主貞珉後之人曷以動盼  
千百年此巡按蘇公臨臯之建祠於陳橋鎮  
亟亟也謂如曰從古所謂生服其教歿畏其神  
其表章之如亦曰自今伊始節亦百世化亦百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記

五十一

者諒有志焉廼整堂廡廼營門坊廼安室 列主  
於堂之午位有奉命而來遇難各盡者督 十二  
公而子房王公其右侍主於堂廡之側有守土  
臺將領而下及邑都人士殞軀者僉三百位而  
建功蘇霞水張林宗次之嗟乎人而至於三百  
以盡節遇難稱爲忠賢者尙忍問哉忠賢  
乎以是名而後之人於是忠賢多君子又寧忍  
問乎 因灑泣而志之如鎮人也弔黃袍之  
嘗忻然曰有宋三百年文明之運於此焉

京之 恕賢之聲

樂土之 於焉止是 之 之

又曰維忠賢之 起之

癸未以 未永諸 之 以得焉

創建中 院記 李

國家三 其 之賢者能者

朝典至重也 之中得扶 秀傑之

靈蠲 洛 尤為萬世文字之

耶查辦季豫鄉貢院初 省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五十二

後乃遷建改舊 一巨 為

麗相傳二百年來所得多英人 文章爾

有禪廟 前崇貞 次壬午

陽侯怒 大梁古重郡始

亦付東流片礫無有存者越明年癸未始

豫鄉 興巨典伊時黃河以南省城之內

汶徒付望洋諸如他郡邑皆殘 頽垣荒 滿

鮮居人後遂議移於河北輝縣之蘇門山

有百泉 院而稍擴其制然氣 溢

稱首崇其大也舉其要也遂乃祇肅

聖心親灑

宸翰遣官賫捧至於大梁汧伏而祇念曰帝王相與之際豈不在傳心哉心者何天也天視聽者何民也天爲民而立之君君奉天而體之心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之後湯文武周歷世久遠至孔子而集大成雖時異勢殊功施各出而與天同體之心與民同患之意則曠千古如一也我皇上聖神天縱遠邁百王敬天勤民無時少間方今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記

五十九

河伯效靈安瀾滙海而猶儆戒無虞其於捍患禦菑之計靡不精詳非直與大禹之豐功駿業並垂天壤哉惟其無殊故心與心相符而望古遙集也若夫

天章絢爛具鸞迴鳳翥之勢備淵渟嶽峙之觀尤亘古所未有宜乎官吏相與慶於署紳士相與誦於城黎庶相與歌於野汧幸躬逢  
盛典不勝忻忭乃亟與共事諸大吏進而議曰  
上有嘉命而弗克推廣謂之固

有墜禮而不知致崇謂之野野與固皆非所以  
昭勵也遂各捐俸庀材飭工肇建  
御書樓三楹爲尊奉

奎章之地其餘爲翼室爲左右个爲曲廊鳥革翬飛  
星羅霞布度或可仰副

皇土嘉命隆禮之意於萬一乎旣落成諸大吏請恭  
紀之石以識久遠汧敢陳其大畧如此遂作頌曰  
聖績咸熙監古作則遙追造以爲民極地平天成  
禹力奠厥攸居九土是域罔不屆河洛孔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六十

亟昭垂儉勤 三 於維我

皇宵衣旰食 民隱饑溺在 崇往聖考建不

忒匪習其儀 符 德追念神功

天語軒特綵鳳驩 靈虬吐墨守臣奉揚躩足勃色  
欲隆芳軌遑恤嚴飾傑閣巍巍飛薨翼翼

宸藻雲輝歷 千億

重修岳 武王廟記 胡士梅

城南朱仙 宋岳忠武王駐師地也王之功葉大  
於是 廟祀之考浚邑志中載王廟初建於

成化戊戌恢拓於明正德己巳其後之重新者  
屢屢矣向余令浚時聞人之稱王者咸曰武穆及  
余閱明大史楊升菴公所記知方加忠愍旋議武  
武穆爲王 之謚後世稱王者宜稱忠武因  
述其說而 王之廟里之人咸知王爲忠武矣  
今

上御極之十有七載里之人欲新王廟遂相率而祈  
記於余余曰王之武功在靖康建炎時先戰於新  
鄉捷於胙城廣德後勝於鄉城臨穎進穎 以及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六十一

茲土王之忠在十二牌在 家 在三字 皆  
炳史冊問博古家悉 之而 石於王之廟者  
彰彰耳目也亦奚事余之闡揚耶 是 之爲  
也忠於宋王之爲神也 於歷朝遠 其論  
余 抵汴日有事於鎮而 王廟共二三  
未流寇犯鎮王特著威靈  
大作寇怖而去斯非王之 有  
著者哉王之 可以驅寇王之  
人之新王廟也其意在斯乎其意

今可施耒耜者計畝百有三十餘尙有待焉菴  
北衝僧往來繹繹也咸居食乎是菴歲所獲  
不抵費加之賦稅僧當托鉢走矣余心惻者久  
照師東渤年已耄夙稱佛門龍象當道大人及  
紳先生多與之遊而兵憲沈公尤禮焉以菴事  
白例令知浚事者議 適 邑奉大人命色喜以  
大人命如余心也爰以免其賦立石垂諸久報大  
曰可 卽徵余言丞石思余西涼陳人也業儒

讀

菴所紀梵音義釋如六通六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六十二

正 王十二見諸義 吾儒將無同迨奉  
來 星 所至凡 宮貝宇咸流連不置日  
其碑記 皆有田之 田皆無賦之擾耕穫  
悉以飯 僧余 不喟然歎曰是佛菩薩慈悲  
謂非吾夫子老安少懷之心耶昔文 公欲  
十萬人緣如如居士譜公膽氣如天大家同上渡  
船今菴當往來之交免其賦稅竭其畝之入而僧  
之渴者待以飲饑者待以食奔馳者待以安息緣  
目不止十萬人矣是佛菩薩慈悲心謂非吾夫子

少懷之心耶倘後之洺斯土者心佛菩薩慈悲心卽心吾夫子老安少懷心守此勿變胥吏不得進而舞亂之也是沈胡兩大人之心也失是余之心也夫是爲記

重修東嶽帝君廟記

秦維垣

廟建於後唐明宗時初在仁和門外沒於河至明正統戊午重修於門之內卽今址閱景泰辛未廊廡神像以次而具厥後周藩屢神其應時加修葺崇貞壬午復爲河流所淤殿宇僅露鴟尾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六十四

興朝順治壬辰居民趙士芳劉文張應魁繆永壽李忠德馬天行趙世虎李思愛王守志田高翟希文不忍其跡之遂湮也相與出神像於泥土中爰約貲鳩工繼有馬尙義申自友春彥趙堯貴募緣積金且神威顯赫數有徵驗雖邨姬農婦咸樂趨事以故迄庚子歲卽告竣共成大殿五楹東西閭羅殿各五楹上清炳靈殿各三楹太尉殿亦東西各五楹寢殿五楹兩廊分司八十四楹二門五楹大門五楹御厨演樂二司各三楹丹堊粧塑罔不畢

二三賢裔爲先靈失享恫僉告之繼守關中  
天雄錢二公各捐俸焉賢裔輩悉輸貲而祠成  
余捐俸者重國典也輸貲者闡先猷也重  
者忠闡先猷者孝是一舉而兩善備矣後之覩  
是祠者其能無忠孝之感乎是爲記

重修漢壽亭侯碑記

毛際可

千里民修漢壽亭侯祠祈余爲記余謂大梁都  
之區其壇字宮廟不載祀典者爲士君子所不  
樂道際可乘傳而至虔謁將事自文廟社稷外惟

孟子遊梁書院及公祠而已夫孟子善養浩然之  
氣而近世顏公之廟額者亦或舉以相擬蓋權位  
勛業有時而窮惟氣之在天地間者所謂不依形  
而立不恃力而行宜其與日星河嶽並峙不磨也  
公不階尺土崎嶇戎馬之場却封於許拒婚於吳  
固已氣吞兩國矣豈得以成敗論哉至史臣陳壽  
謂公剛而自矜余又以爲不然方曹魏擅政士大  
依違阿附習以成風見公之骯髒嚴毅不  
遂以此短公嗟乎剛天德也原本於

然之氣聖賢豪傑所藉以常有千古者端在乎此  
充壽之見必人人如華歆董昭輩然後可耶且以  
武侯之才壽猶謂不長於將畧則其刺譏亦甚無  
當也已余近作重修書院記復喜此祠之落成也  
於是乎連類而書

重修大王廟碑記

毛際可

記曰四瀆視諸侯載在祀典由來尚矣顧江淮與  
濟發源止數百里無奔潰衝決之患惟是仕宦商  
丹楫往來於疾風盲雨怒鯨駭鱷之間往往籲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記

六十七

號禱賽刲牲醺酒庶不至覆溺而不可救若河則  
出崑崙經積石下孟津至豫而爲患始劇伏秋之  
際支流涌集壞廬舍灌井畝甚至爲運道梗關於  
天家糧儲者甚 而其神爲最靈

聖天子懷柔不怠百廢俱舉歲時伏臘命有司致祭  
維謹里民某等因廟貌漸圯重加修葺丹棖畫棟  
堅緻輝煌工旣落成屬余爲記竊惟神以宋室遺  
民效仲連蹈海之義其慷慨節烈薄雲貫日無不  
奔走而尸祝者獨是防河諸務疏排濬瀾不專以

人力勝固神與人參焉者也而數年來則尤托命於神蓋曩者巡河大吏下尺寸之檄則薪芻絲枲課之田畝畚鍤力作課之丁徭可以咄嗟力辦卽終歲奔走河干而民不敢言病近議者謂薪柳歸之於官又值軍興旁午槩從節省河銀奏銷於司空者尤朝核而夕減之有司無所措其手足卽如客歲河衝常家寨受命修築余廣詢旁咨揆形度務旣非人力之所能爲

朝廷必不能棄數萬之金錢於泥沙其勢不至於厲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記

六十八

民不止遂毅然以去就爭之事得終寢父老聞之有流涕者而河亦終不至於爲害孰非神之相之也哉今年夏謬以博學鴻辭應聘束裝就道筆墨皆廢獨念神之功德在民不敢以不文辭也系之以頌曰繫唯德水肇自崑崙凌躒淮濟震盪乾坤束以積石如物司閻太伾而下土弱善崩蟻穴不戒漏卮難捫有神司焉樞柄攸尊廟貌久廢金皆昏鼠雀晝集狐兔晨蹲父老過之飲泣相存乃謀修復高棟崇軒秋陳牲醴春薦蘋以酬靈服

焉渠至陽武其下爲沙蔡水是也其出僞陰溝  
至浚儀其下爲渦別爲汴汴至蒙別爲獲餘波迤  
於淮陽東歷蕭彭城入於泗注謂鴻溝官渡獲  
舟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於甫田其後河  
旃然入焉卽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  
又有萇蕩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淄獲至彭城人  
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爲鴻  
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而竹  
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於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

之舊也書曰濟入於河東出於陶邱北者入而復  
出也溢爲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旣豬而東之也  
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則河南無  
濟矣其謂萇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  
漢志萇蕩無出淄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與經合  
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汴爲二而滎有一焉  
杜佑以經作於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  
或河或沛或河沛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  
戾而志亦闕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

在也百姓之糧車可再挽也所揭岳宇之旗可復  
卓於三晉也堂堂正正何敵不摧何功不奏耶卽  
吾不幸而死而趙鼎未亡韓劉諸將猶在天果悔  
禍尙可繼吾而恢復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若一  
不奉詔則君心疑我疑我而並及韓劉諸將賊檜  
且得以一網打盡而恢復永無期矣是真吾死之  
日矣於戲此正公之可與權也而柰何責以冒不  
韙之典開專擅之漸至於進退狐疑身名交喪耶  
乃班師之後兀術復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

祥符縣志

卷十八

藝文  
辨

七十九

岳某方爲河北圖不殺某何以和公因是竟死天  
不祚宋柰何哉柰何哉此則國運爲之而非公之  
不可與權也唯留此精忠大義凜凜萬古寒奸邪  
之興頑懦之心所全不已多乎而又何責之有  
明儒之持是說者不止虛齋先生一人虛齋先生  
實敬公愛公而爲此過求之論然而其義稍偏且  
其漸不可開也余故爲辨之如此

祥符縣志卷之十八

共七十九頁

